禁令

有一陣子，我深深地以為我的權力奇大無比，文革的時候，我是上海市的市長，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禁止，我禁止了絕大多數的電影，我也禁止了絕大多數的小說和書籍，電視和電台永遠都播放樣板節目。

其實我們這些大官一樣可看電影，當然也可以看任何我們要看的書。我是聖約翰大學英文系畢業的，家裡放滿了英文小說，外面的人不能看，我晚上回家照看不誤。有一天，我又拿起《愛麗絲夢遊奇境記》來看，本書有一段，說皇后命令家人將白花油漆成紅花，我覺得這一段有趣得很。第二天，我去一所中學巡視，校園裡種滿了白花，我假裝很不高興，認為應該改成紅花，他們果真將白花全部拔掉，改種了紅花。

這個故事傳了出去，運動員再也不敢穿白色的運動衣。過去，至少網球選手是穿白色球衣球褲的，現在他們也只敢穿紅色的運動服。我曾經去看過一場網球賽，發現網球也是紅色的。說實話，我自己也覺得怪怪的。有一位運動員找不到紅色的運動服，只好放棄了比賽。

宗教活動，當然是禁止得一乾二淨，上海市再也聽不到和尚的誦經，也聽不到基督教的聖歌，天主教的彌撒更加不要談了。我知道義大利領事館有一位神父，他的彌撒，我不管了，可是只有外國人敢去望彌撒，中國人是誰也不可以去的。

上海向來是個繁華的不夜城，文革期間，由於我們一再禁止各種活動，入夜以後，上海成了一個死城。我每次在晚上回家，座車在外灘附近的路上駛過，我會有一種滿足感，世界上有幾人有這種權力，可以禁止任何我們想禁止的活動？又有誰能將一座不夜城變得如此地死氣沈沈？

可是，忽然四人幫垮台了，那一天的晚上十點，我在上海的住所被軍隊圍住，當時我正在看一部好萊塢的老電影，我當晚就被送到了北京城，從此失去自由。

十惡大審，我也有分，結果是無期徒刑，令我弄不清楚的是我為何要被送回上海坐牢。

我想我一輩子不會有好日子過了。我知道監獄本來不是好過的地方。像我這種過街老鼠，一定有的是苦日子了。

可是一切都和我想的相反，我太太仍可以來看我，我兒子當然不太敢來，也難怪他，畢竟他還要顧及他的前途。最使我不解的是，監獄沒有什麼虐待犯人的事，一切都照了規矩來做，我雖然失去了自由，可是沒有受到任何的凌辱，監獄需要有人教英文，我變成了英文老師。我也要服勞役。可是工作不重，除了掃地以外，我還要照顧一些花草。滑稽的是，很多都是白花。

有一天，我上完英文課，有一個小兵來看我。我是個很敏感的人，我早就感到他想要找我談，可是他一直好像不敢啟口。他告訴我他姓楊，在這裡做警衛已經快六年了。他問我認不認得一位叫王天恩的老朋友。我當然記得，王天恩是我初中、高中和大學的同學，在大學裡，我唸英文，他唸物理。我們共同嗜好是打籃球，一有空，我們就去打籃球。可是我們大學畢業以後，就完全分道揚鑣了。

這位警衛告訴我，王神父在文革結束前去世了，王神父常提到我，他說我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並沒有太壞，可是形勢比人強，不可能走回頭路，我聽了以後，有些傷感。沒想到他被我關進了監獄，還替我講好話，而當年和我密切來往的人呢？他們早已和我畫清界線了。

我一直左傾，而且在大學時就偷偷地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。為了不讓人知道我的想法，我儘量裝出一副洋派的樣子，成天看外國雜誌，宿舍牆上貼滿了外國電影明星的照片，我當然絕口不批評國民黨政府，也從不參加反政府的活動。在同學的眼光中，我是個只想到自己的傢伙。

畢業以後，我順利進入上海的英文報社工作。解放軍一進城，我就開始紅起來了。

王天恩呢？他完全相反，他對當時的政府極為不滿，可是他又是個天主教徒，所以他不太參加激烈的反政府活動。他家很富有，畢業以後，王天恩到美國留學去了。我們常常通信，在他拿到碩士以後，他告訴我他的一個令我十分驚奇的決定，他要去做神父了。我當時已是人民政府的官員，決定不再和他通信。

七年以後，我收到王天恩從美國寄來的信，他說他已經是神父，而且要回上海了。我立刻寫信告訴他，勸他無論如何不要回來。

可是他仍然回來了，我們雖然好幾次展開對天主教的迫害，王天恩神父都沒事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在暗中保護他。

文革開始，天主堂一一關掉，大批神父下放、坐牢。有幾個神父被我們逼得還俗。王神父沒有了教堂，但他仍每天在住所裡做彌撒，而且也有教友偷偷去望彌撒。

我知道我不能忍受這種事情，我請他到我家來，很坦白地告訴他，他可以偷偷地做彌撒，比方說，深夜以後，將門窗緊閉，窗簾拉下，只要沒有人看到，他做彌撒，我可以假裝不知道。將門窗大開地公開做彌撒，我一定要禁止。

第二天，王天恩在早上八點公開地做彌撒，如果這件事我禁止不了，我還能做上海市長嗎？警察將他帶走的時候，他已經將衣服和牙刷包成一個小包，顯然他早已有準備。我稍微關照了一下監獄裡的負責人，不要太難為王神父，可是我一再強調，絕不准他再做彌撒。

王天恩進入監獄，我就將他忘掉了，現在楊姓小兵問起他，我才想起當年他也關在這裡。而且我也想起我當年的禁令。

我問這位小兵，王神父有沒有做彌撒？他說，他沒有看到王神父做彌撒，可是他的愛心是出了名的，無論他受了多少苦，王神父從不口出怨言，而且對於折磨他的人，他也沒有任何仇恨。他不僅一直安慰而且關心同牢的犯人，他也同時關心折磨他的人。他偷偷地利用機會講一些天主教的基本道理，很多人都領了洗，這位小兵就領了洗，他還告訴我一個驚人的事。連副典獄長也領了洗。

我問他，王神父有沒有偷偷地帶大家過聖誕節？他說沒有，可是每年的聖誕夜，王神父都會告訴大家，共產黨可以禁止大家過聖誕節，可是他們不能禁止耶穌來的。

我聽了都有點害怕起來。我追問他，他真的看到耶穌到監獄裡來過？他說每年聖誕夜，他都會要求站夜班的崗，在萬籟俱寂中，他每年都感到耶穌來過。他說現在文革已過，他們可以到城裡過聖誕節，聖誕夜熱鬧無比，奇怪得很，他反而沒有感到耶穌來過。

小兵給我看一張紙，是王神父臨終時偷偷寫了交給他的，王神父囑咐他等到文革過去以後，將這張紙交給我。王神父說，他將來一定有機會會遇到我。我拿過來看，發現紙上這樣寫的：

小李：

我要離開人世了，我要在此謝謝你，你將我關進了監獄，卻給我了一個機會，做一個真正好的基督徒。

你應該知道，你可以禁止一切，就是不能禁止我愛人。也不能禁止我寬恕所有迫害我的人。好好保重，我會為你祈禱的，總有一天，我們又要一起打籃球了。

你的好友王天恩上

我的眼睛濕了，我該感謝他才對，是他使我在監獄中，沒有受到太多的苦痛。我現在才知道，世上有些事情是禁止不了的。王神父進了監獄，卻成功地使監獄裡充滿了愛，當年我將他送進監獄，沒想到我還受到了他的好處。

我終於想通了，王天恩決定要回國的時候，就已經知道會失去自由，可是他不怕，因為三反五反也好，文革也好，都無法禁止他做一個好人，對他而言，文革從來沒有開始過，很多人想做的事情都因為文革而停下來。王天恩卻沒有，因為他只有一個願望：做一個好人，又有誰能阻止他成全這一個願望呢？無論什麼環境，他都可以做一個好人。